昌谷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昌谷集卷五

宋　曹彥約　撰

辭免召赴行在狀

月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

旨鄒應龍真德秀曹彥約赴行在劄付臣者上有綸言

香而下百寮環今獨也無幾當聖朝詢闢之初乃治

忽遽隘跲之際得人而治固能成平定之功所用非賢難

以塞衆多之口如臣者學非有用技本無他雖徧更俗吏之勞粗諳民事頃驟綴清廂之列未習朝儀君恩每過於選掄天分巧為之裁制蓋齒壯已挺於疾病至年來遂困於沉綿髀常作寒飲食幾廢足復為楚步履則艱昏花極礙於觀瞻喘嗽復攻其寢處非不知龍飛出治親逢變化之時豹尾通班當効論思之職報國稍行其素志取禾未底於空餐顧才力甚微自知凡下形骸如此又費支吾蠖雖屈以求信蜩欲飛而不至寒骨自

違于暖律懼心如立于春冰揆之方命之誅深知速戾
錫以容光之照尚或偷安所有召赴行在恩命臣未敢
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免召赴行在狀

證會臣昨具狀奏陳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今月初五日
准九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
奉聖旨不允者君命再至悚惕無門不俟駕而行乃其
常分控辭不已誼有未安緣臣所苦脾疾起自壯年常

時每至呻吟稍重更加嘔洩既止復作莫識其源是時氣力尚強飲食無阻稍覺寬減即復奔馳中年以後其病稍深討湖南時復為楚軍前調撥往往舊病大作畏避事之名不敢求去事平之後虛為壅滯急救目前至用芒硝大黃等藥稍存微息不暇為後日慮苦口乞祠未獲俞音亦幸授代已近不復叫號其後獲試成都此病再作諸司共覩幾至狼狽荷朝廷從欲改差待次一郡稍獲生意又被繁使黽勉二年復請祝釐蓋苶甚則

誠實籲天稍定則鞅掌宣力茍可以捐軀報國尚不辭
難矧今出綍異恩賜環明命當飛龍正位之始備萬物
咸覩之數臣子至榮莫叨於此而臣年廹七袠困於宿
病乃於脾疾之外更添足痛足痛未已又增痰壅最是
飲食驟減日見羸削自朝至暮不能進一盃之粥跋履
修塗必至顛沛有尊主之心而局於分有行志之時而
窘於老此臣所以恐懼震慴而加以太息也所有召赴
行在指揮臣不敢祗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兵部侍郎狀

十二月三日准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榘除工部尚書曹某除兵部侍郎並日下前來供職者新天子飛龍之初首蒙嚴召古夏官司馬之貳吏玷真除揣分踰涯撫躬失據伏念臣侵尋七袠遭遇累朝身久涸於塵埃頗甘外服足未登於表著敢望禁除掛名偶備於松揩投老願休於琳館忽奉予環之命適當訪落之時抱疾控辭本非矯

偽畏寒賜告益感恩榮方將具舟楫以便微軀併藥餌
以求速效下欲明其素志上仰荅於洪恩若乃部設六
曹兵為清簡官稱三品地亦邃嚴攝承尚俟於年勞推
擇必資於人望豈有來從散吏徑亞司戎如彼積薪失
後先之定序未嘗持槖躐扈從之前行初焉已懼於淵
冰至此亦憂於負乘伏望收還誤寵灼見微忱如其力
且未衰得瞻咫尺設或言有可采稍助涓埃然後俾守
舊班猶為待對不但少安於愚分庶幾永穆於師言所

有新除兵部侍郎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

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狀

十二月七日准十一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曹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者貳職司戎方騰免牘兼官載筆又玷明綸驚異數之沓來撫微躬而增懼蓋善惡取信莫重於史官而纂輯闡端尤詳於實録才必兼於學識記不謬於是非乃可以追亞六經流傳萬世如臣者發身科舉試吏塵

埃四十餘年期會之間相爲終始萬八千言春秋之學已失故常處之言語侍從之官責以紀表傳志之事不惟曠職益見招辜伏望俯察愚衷特還成命別選俊髦之士俾專清切之班苟徹臣義命之獲安即大造生成之所賜所有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未敢祗受須至奏聞者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祐神觀兼侍讀狀

臣今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曹某除寶謨

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者小宗伯之曠職久困
沉綿雜學士之陞班不虞超躐勸誦尚陪於禁路祝釐
更列於内祠退自省循莫名造化竊惟人主以掄才為
職當量能而授官人臣以報上為心必食祿而任事若
舉此非常之典而施之無用之人外雖侈於觀瞻中實
深於恐懼如臣末學無異常流壯歲塵埃自安行於州
縣暮年爵秩適遭際於聖明夤緣得侍於清光議論莫
裨於新政顧年事已周於七袠致病魔每萃於一身懇

懇乞骸無非方寸遲遲從欲獨異尋常儻因其引退之
時更授一超遷之職非素心之本望將淸議之謂何欲
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即歸於里社免屢扣於天閽臣之
所祈莫切於此所有新除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
奏聞者

再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狀

臣七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寶謨閣
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臣即具奏辭免準二十三

日詔書不允者伏念臣前所奏章皆是出於真實無一
毫矯僞緣臣自入春以來百病交攻在假之日多於在
職六月以後又養痾者五十日矣苦苦叫號正謂坐縻
廩祿心不皇安若又因此得遷尤爲非據考之典故本
朝諸閣直學士之職起於景德祥符間與直學士先後
並建相距不過一級列位在樞密直學士之次結銜在
本官之上其爲事體非次對可以序進也列聖相傳其
選尤重隆興以前雖有以六曹貳卿補外而間得之者

自乾道三年以敷文閣直學士處侍右侍郎方滋之後
經今六十年非川蜀帥臣與攝承常伯之外未嘗過與
也至於内祠進讀尤關體貌必元老大臣一世師表或
宗卿偉望士論所歸孝宗淳熙中年與先帝更化之始
蓋常舉行之矣闕不常置惟人是與今臣以淺陋之學
本無師承踈遯之蹤素無朝蹟遭逢聖世陪侍燕閒乃
以曠職之久求去之力驟當此選人品敻絕冒而受之
將何以服公論却浮言負乘之虞方自此始所有臣辭

免前件恩命委實不敢祗受即非應故事具文之比欲乞早賜收還以安愚分須至奏聞者

辭免經筵徽章轉官狀

臣八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講筵所狀準寶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省劄三省同奉聖旨經筵進讀高宗皇帝寶訓終篇侍讀侍講修注官並與轉行一官寶章閣學士宮觀曹某證得本官為經筵中篇已蒙錫賜所有今來未審合與不合轉官伏候指揮七月四日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內曹某特與一體推恩劄送臣者職有所
分僅陪經席例無此比亦玷綸言在君恩施曠蕩之私
顧愚分覺叨踰之甚伏念臣聯班近列得侍清光三朝
寶訓之書固嘗進讀一代中興之典偶及旁觀矧徹章
朝賀之辰乃乞去陛辭之日較之同列最是尸官硯出
端溪又加寶藏馬分屈產得自御閑驚疑嘗避於再三
鄙拙莫回於萬一受之過分歸即擬哭舉天下可畏之
機莫名病狀盡世間難用之藥末卜生期豈圖伏枕之

餘更有進官之命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本無此望念臣實無此勞勿拘反汗之嫌俾遂偷安之願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者

應詔薦季衍等狀

臣伏覩正月八日詔書内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卿監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間疏其事實亟以上聞須至開具奏聞者

一員朝散大夫主管官告院李衍奮自儒科博通政術

連任淮東邊面差遣通曉軍民利害上官賢重之昨差

知南康軍雖未到任而士民踴躍皆望其來仁聲善政

固足以猒服百姓令朝廷已知其擢之表著孜其素履

可當事任

一員朝奉郎新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公事陳舜臣性

禀温良中有持守昨任湖南轉運司主管帳司當峒寇

竊發之後諸司分遣屬官經理諸縣并謀合智早已有

定說其後漕臣改移外間便有觀望欲將已成規模別議更革而舜臣獨守前議不肯附和在衆人中最為有守立志堅決可以倚仗

一員承議郎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趙必愿出自相門能傳家學既舉進士又更宰邑綿歷如此淡然無榮進意兩任在京幕屬謹守法度廉以持已詳以涖政致其素履不翅寒素使之中外擢用必有可觀

一員奉議郎知江州湖口縣李復平正之學固有源流

慈祥之政出於資禀在湖口二年一意惠養常賦之外
無一毫擾及百姓若上司遇有追逮亦必委曲庇護身
受督責偶遭旱歲親歷村疃檢放得實不經吏手民感
其化如敬父母今世字民之官少有其比
一員從政郎劉宰學問文采本自過人廉於進取尤不
可及聞其人嘗為縣令又為幕屬可以易謀寸進而宣
力之外不求聞知久不到選鄉人化其實德有曲直往
往取證吉凶會聚與夫災傷賑卹亦肯身任勞苦悉能

辦集使之任事必不碌碌

一員從政郎四川制置司准備差遣李榮仲生長闗外諳習邊事既取儒科極知民瘼為洋州興道縣令諸司皆爭薦之舉主五員既已及格得吏部告示偶為賊火焚毀其制後宣制兩司皆知其賢制帥崔與之又辟入幕適以舉主未易全辦其人又更恬退不復經意至今滯於選調無改秩之望使之任闗外差遣最為相稱

右臣所舉六人内李衍劉宰皆不識其面李衍因新知

南康軍僅一次通問劉宰則聲迹不相聞訪之吏部始
識其爵里趙必愿李復皆今年初識其面惟陳舜臣李
榮仲舊接官聯亦平日未嘗通書皆是臣所欲薦仰副
明詔舉賢之意後不如所舉及犯入已贓臣甘同罪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李燔自代狀

準令侍從官授誥三日内舉官一員自代臣蒙恩授前
件職已於三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誥須至奏聞

者右臣伏覩奉議郎新通判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李燔講學詳明持論醇正入仕三十五年無汲汲營進意得上官薦舉亦未嘗不受格法稍有疑礙即不肯遷就改秩已除職事官尚欲服勤州縣朝廷嘉其靜退為降特旨乃始脱選居鄉設教户外之屨常滿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舉廉狀

臣仰惟皇帝陛下飛龍之初一意民瘼憤貪吏之席卷

念廉吏之陞沉旌别廉吏以表勸貪吏固已見於施行矣而疏名聞奏以稱聖意猶未能有相繼進者臣等之罪也臣竊謂貪吏之席卷者易見廉吏之陞沉者難知彼特非真廉耳果若真廉則必隱於心者無媿見於外者無迹不至高自眩鬻求有聞於人而已耳今將攷其心術審其踐履亦不過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而識慮有限聞見不廣猶未能盡得天下

之士敢誦所知以塞明詔臣竊見朝散大夫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龔維蕃學術平正世味淡薄綿歷州縣所至可紀持論耿介不隨俗好今奉祠鄉井泰然無苟進之意求之行輩少有其比朝奉郎特差充淮西總領所分司池州幹辦公事彭方講學源流持身端慤靜退之風尤不可及州縣三十餘年不知其為省試前列作縣書滿無非慈祥之政深山窮谷人無間言諸儒皆稱之已蒙朝廷選用俾入總餉外幕文林郎南康軍録事

叅軍段從龍臨事以敏處己以廉初到南康值守臣闕員既而簽判物故次當攝事從龍推避再三不肯受印既辭不獲不復以權軍事自處惟以守軍印書銜亟申上司求差官以當其選是三人者察其素行籌其已試使之臨政必不至掊克以害民貪墨以豐己可以為表勸可以備選擢臣今保舉皆堪廉吏之選後不如所舉臣甘坐其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度正自代狀

准令侍從官授訖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臣蒙恩授前件職已於今月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須至奏聞者右臣伏覩朝散郎前知重慶軍府事度正以孝事親以廉處已履行端慤講學精詳分教則士得師承宰邑則民推善政兩為州郡益見慈祥已試之效見於蜀帥所薦皆有可紀作為文章出入經傳見於諸書序引皆有據依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舉將帥狀

臣竊惟擇將之道其說多端賢將固不易得今且與才將求之亦固有等級而不能同者蓋深於謀慮者未必可以當矢石銳於接戰者未必可以勝重任宜於大者未必宜於小勇於始者未必勇於終恃志氣者或驕矜以犯上任術數者或委曲以避敵至於貪財使酒尚未論也自非久於邊塞深於行伍察之熟而考之詳難以盡見臣自壯歲以來亦粗有志人物凡諸軍之偏裨小將下至長行卒伍亦嘗搜索訪問求其所長書之簡冊

延譽於士大夫庶幾國家緩急之備用力數十年猶以未得真才為歉及居閒處獨之後窘於疾疢書生之交遊者迎見尚少則諸將之素昧者疎濶可知舊所用人不死即老後來新進無復討論其或稍可采又多經朝廷擢用若非已除統帥亦不暫攝管軍以此薦揚又似文具今者驟聞聖訓殊極驚惶揆之於心未有顓拔過人之士可以中選訪之於人則有附會任情之慮難以盡信明詔所及不可虛辱輙取其稍有寸長者三人以

獻惟陛下擇馬修武郎新權發遣揚州兵馬鈐轄趙勝
諳習戎事通曉陣法頃在荆湖制司曽任趙方帳前職
事御衆井井人以為嚴其後移管他軍則舊人無不戀
慕至於垂涕恩威並行似未易得若使任一軍之責必
能服衆進義副尉權滁州駐劄御前雄勝軍統制張世
雄勇悍有聲衆所推許曽經盱眙軍青平山及濠州等
處與番軍接戰皆立奇功近者山陽有警獨能與其黨
丁勝盡力死戰誓不與賊俱生朝廷念其忠赤已改作

滁州駐劄若使任捍禦之責必不至求生失節承節郎張志寧本將家子以知書修飭為名臣周必大朱熹所知臣在湖南時有郴州桂陽縣陷於峒賊朝廷揭立賞格許土豪得為縣令一路之人莫有應募者臣以其人誠實可仗使調護諸將以專招捕之職遂領縣事數月之後皆如初畫擒獲劇賊李孟一與撫定次賊鍾安誠等志寧之功多於諸將今家居恬然無仕進意雖年寖高不可復守邊陲若使居幕府之任贊大將之謀必有

可采此三人者皆臣隨其所長酌其所用雖不敢妄為
苟簡以取蔽賢之罪亦不敢過為增益以犯罔上之誅
以臣備位禁從職業當言繼此或有所聞又當陸續條
列以副陛下詳延之意臣不勝惓惓

奏舉柴中行李燔吳柔勝狀

準都進奏院遞到正月二十九日朝報內一項臣寮劄
子節文欲望聖慈舉行舊章明詔大臣凡內而侍從給
舍臺諫外而監司郡守各許薦舉三二人謂如某人學

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煩某人剛正某人疏通
下至將士智謀勇略咸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籍記中
書然後更加詢訪次第選用若果符所薦則旌以進賢
之賞苟實不副名則嚴其謬舉之罰臺諫糾察斷在必
行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須至奏聞者右臣
竊見文林郎柴中行文林郎李燔修職郎吳柔勝皆以
儒學奮身耿介自守不肯追媚時好當甲寅乙卯間浙
西大旱柔勝權提舉司僉廳裨贊其長蠲租發廪人稱

其賢適黨論初起所事長官連政獲罪柔勝得一教官
亦遭論列部注尉職不以為早入仕二十八年僅理三
考其後黨論寖熾士大夫習以成風不敢稱其師學中
行為江西一教官轉運司因取脚色頗加詰問中行不
為少屈顯言習程氏易傳以應舍選取科第由是蹭蹬
選調人不敢顧後為廣西轉運司幹官有聲幕府燔本
省試第二人不汲汲求進為襄陽教官值近歲選用武
帥惡其方直動輒得咎修一墻垣則脅之以軍情遷一

廨舍則誣之以擅去罷歸已久恬然靜退經今數年未見到部此三人者臣與之相識然率皆數年不通問其官序差遣詢之他人而後得知然實深知其素不肯碌碌其學識皆能過人其剛正皆可勵俗使之居清要則必能持論臨利害則必能守正臣今所舉委應得上件指揮苟實不副名甘坐謬舉之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曹幽自代狀

右臣伏覩承議郎知南康軍建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

事曹涵履行純粹持論正平經學講明乃其素藴政術

豈弟見於已試華實相副未見其比使之論思獻納必

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張洽自代狀

右臣伏覩宣教郎新知吉州永新縣主管勸農公事張

洽履行純粹經學該博在州縣則精通民政為幕屬則

深識事體使之論思獻納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

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舉吳淵自代狀

右臣伏覩從政郎特差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吳淵儒雅入仕皆著顯效使之宰邑見謂慈祥使之入幕見謂婉辯蓋尊主庇民乃其素學若或論思獻納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代辭免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恩命狀

臣今月十四日承福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正月一日三省同奉御筆趙汝騰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者自

天有命無地措躬臣跧伏畎畝朝夕祝釐忽聆天造神斷妙簡英賢並宅揆席圖維治功以剔弊蠹臣與海瀕父老同一懽愜春朝元會細書一劄盡起俊髦臣以孤遠屬籍上廑君父簡記至叨首擢進長春官共二久拜位置超踰德意至渥臣歷觀先儒朱熹殁齒於擯籍葉適終老於真祠未有如臣親逢大化之更獲被元日之召典國寅清之任起家封駁之司在臣可謂奇遇矣惟是桑榆向暮蒲柳早衰志念凋殘問學荒落加以仍年

昆弟並逝孑然隻影悲傷憂撓瀕於無生者屢疾恙易侵筋力頓乏大非疇昔之比況今時事更新儀曹瑣闥正藉典刑風裁之彥以佐厲精之治如臣碌碌衰陳退伏山林乃其素分而一旦俎豆連彙之賢塵滓要津之地不待旁觀臣自知其必速司敗矣用是昧萬死陳忱欲望皇帝陛下念臣衰朽察臣懇惻亟收成渙改畀當材俾臣仍叨舊祠以安愚分則微臣萬有榮幸天地大德臣誓當九殞報稱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祗受須至

奏聞者

代薦人狀

臣伏以前件官操履有恒吏事精舉處繁簡肅辨獄詳
明尤於撫綏實著效績令道州賦稅畢集流亡盡歸虔
奉公程日致清淨委心於理古人不如衡州凋弊累年
常積逋欠實藉財用以安疲黎伏望除衡州州牧臣職
當廉察上奉詔條觀善薦能臣合竭節七州之事敢不
精詳前件官小心理務夙夜奉公才識出人效績尤著

况道州風俗獷猾前後難為緝綏自其條理已來疲人盡皆蘇息觀其能政堪為表儀臣輙舉所識上達聖聽伏望天恩允臣所請

辭免除大理卿并權户部侍郎申省狀

照對某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五月二十日并五月二十五日聖旨以某辭免新除大理卿權户部侍郎恩命各賜不允者由外郡而擢列卿越庶官而持從槖見聞驚駭孰不歆豔謂非書生之所願欲非愚則誣伏念某

入仕三十九年安行州縣自作郡以前未嘗輙納堂闕

當居閒之際未嘗輙請奉祠誠知分定不可苟求骨俗

難以過望宣一日之力然後食一日之俸盡一歲之勞

然後書一歲之考則坐卧可以安席夢寐可以寧神平

生所求如此而已古人為官擇人使居官者必為實政

後世以官賞功使受官者視為榮遇轉移之際已失本

意然未有不登朝列而班躐禁近初無顯功而品越三

等稍有知識必有私憂過計於其間矣士大夫辭免差

遣著為典故以具所當得者而言之容或文具若使實無履歷分甘冗賤譬之不入仕版驟選帥守不更州縣即持旌節旁觀者之所必指愛助者之所必疑責未及任心已先驚況復疾病交攻藥餌不效論思獻納實無長策此所以蚤夜不皇憂畏震惕而不能自已也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新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指揮檢照其前所陳請且與其祠祿差遣庶使養痾年歲可責後效須至申聞者

欽定四庫全書

辭免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狀

照對某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曹彥約除煥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四載偷安無非洪造一朝疏寵俾躡清班假以堯章次對之名增重京洛叢祠之命夢想不到驚媿交并伏念某學不通方才非適用感公朝過聽欲盡力於四方如小智自私不收功於十駕逮及桑榆之迫益增蒲柳之衰脫州縣之塵埃竊支離之薪粟書生得此足以養痾

公論謂何已為過分若乃處庶僚而瞻禁路譬之隔弱水而望蓬萊昔嘗因禹閣之故不勝蹈地固已避孔墻而走隨即回天豈應投老之年當此非常之數比舊職更加於二等撫微躬莫稱於萬分内有歉於私心外難調於衆口與其貪於得而有負乘之禍孰若安於義而無顛覆之虞所有新除煥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恩命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辭免兵部侍郎兼修史恩命申省狀

照對某昨蒙誤恩特頒召命適當天氣嚴凝之際又有
諸病交攻之窘不能就道頻具免章致蒙委曲生成給
假一月感深淪零不能退避即已遵稟具申矣比者便
蕃出命錫之異數武部小司馬之職既已真除國史實
錄院之筆更令共二循墻避走庶幾從欲而播告丁寧
尤更優異苟不振勵衰孱粉飾固陋不惟無以少露尊
主之意亦將無以仰答制命之義也今某所苦痰嗽雖
未全復而足痛却免腫脹稍可步履給假既滿只得且

乘舟楫迤邐前進僥倖向暖服藥可以奏對但貳卿高選實佐夏官其在近比未有不經攝承可以直致者兩史院同修之官亦必自編修檢討而後序進更須真才實學乃入茲選若乃求自遐方驟登清要處同列則有積薪之媿在公論則有維鵜之譏以榮為懼實非虛語竊見朝家故事有以次對奉祠得與朝請者即與見任扈從一同比之少常伯之任太史氏之官猶為有間不然則且以權侍郎職業養其資考遲以歲月立朝無過

然後隨衆序遷不為十手所指則受賜之大愈於越次躐等矣慮成煩瀆不敢更具狀奏聞須至申聞者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申省狀

照會具近再具狀奏申乞收還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恩命令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竊謂求歸而得職所以榮其歸求閒而得祠所以遂其閒以其困於疾病窘於曠癈求歸求閒皆如所欲其為愚分可謂

幸矣然而不敢受者則以職名之過高而内祠之猶在班列也其不敢旁取雜引以瀆朝廷之聽輒以其身所歷者剖析言之庶幾情實露於下而處分易於上也其曩在家居之時先帝以焕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寵其晚景聖上新政蒙恩得召赴行在始除兵部侍郎又除禮部侍郎比之常時典故節節過分只此官職已自不足稱塞而况一年有半疾病沉綿不稼取禾負罪山積何緣更竊美職尚列近班若朝廷未有顯過

欲榮其歸則次對舊物已綴屬車豹尾之末若又念其未能忘祿欲遂其閒則崇福外祠尚有支離薪粟之受不必過為峻陟使之惴不自安將以眷之適所以憂之也區區如此不敢再具奏瀆疊溷天聽須至申聞者

辭免兵部尚書兼侍讀申省狀

照對具昨具奏辭免并申尚書省乞收回新除兵部尚書依舊兼侍讀恩命事今月二十日伏準十八日詔書不允者竊以武部建長即周官大司馬之職實掌邦政

必其實兼文武望重華夷可以排難解紛可以折衝禦侮非老而病者所能勝任踈且謬者所能稱職也某自去春以來久病在告俾貳秩宗尚覺廢事改奉內祠得免朝參天地造化之賜可謂曼絶倫等矣使其勉强豈不願竭力圖報何至累累懇請大似方命正以筋力不逮疾疢併作若口求歸皆是真實若乃位常伯而兼講席舍祝釐而供冗職旦而趨朝則足力有所不支夜而宿直則藥餌有所不便從易而得劇由簡而就繁與求

去本心大相背戾此所以恐懼震慄期得請而後已也
所有新除兵部尚書依舊兼侍讀恩命委實不能供職
恐瀆天聽不敢再具奏聞欲望朝廷檢照前後乞歸本
末特賜敷奏使之早還田里免使久妨賢路不勝幸甚
須至申聞者

昌谷集卷九

宋 曹彦約 撰

狀

湖北提舉司申乞賑濟賞格狀

照對本路旱蝗為災與常歲事體不同有禾之田盡如茅葦無禾之田盡如白地官司既無儲蓄百姓又更窮困雖已具申朝省乞撥降度牒官會以充糴本未准行下會計數目終不足以了一歲之計搶準淳熈寛卹詔

令自乾道七年以後畧準朝廷指揮勸誘富室上戸賑
濟飢民與補官資却緣前後衝改多有不同致得保明
推賞多有沮格及有本路近來事體與從前事體不同
合行申審者
一元降指揮無官人米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四千
石補承信郎或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計錢一萬
貫承信郎上州文學計錢八千貫進武校尉計錢四千
貫進義校尉計錢三千貫進武副尉計錢二千貫不理

選限將仕郎計錢一千貫諸州助教計錢五百貫則合以紹熙五年九月指揮為定緣當來所立錢數初無見錢會子之别而本路所用錢物却有見錢及行在會子湖廣會子三等不同契勘湖廣總領所見承準開禧二年已降指揮給賣書填空名告勅不經州縣保明最為省力只全用湖廣會子尚自遲細變賣不行令來本司勸諭富室上戶設或稍有艱阻則利害相權必至無益亦乞照總領所體例全用湖廣會子紐折米價庶幾徼

幸可以勸諭不至牴牾

一乾道七年元降指揮以為積粟之家出米賑濟崇尚義風即與進納事體不同從來臣寮奏請往往以為太濫致得銓部稍有沮格却成失信雖已有節次申嚴指揮終是士民疑惑不敢自必檢照開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都省劄子行下湖廣趙總領申請申嚴已降指揮所補官資並依奏廕體例特與免試注官永不衝改欲乞明降指揮許從本司鏤牓曉諭給據為照庶幾可

以取信

一乾道七年元降賑濟指揮許從州縣審究保明中朝

廷依令来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後来淳熙七

年兼行賑糶之說節目繁多始有安撫轉運提舉司連

銜保明之文至淳熙十四年再行賑濟則又因臣寮奏

請專委知通認數保奏推賞吏不經由諸司及戶部司

農寺之類至紹熙五年計錢立價則又令知通令佐同

市令官給罪保明從本州徑行保奏前後施行雖若不

一其實因事制宜本非牴牾蓋兼行賑糶頗費關防所以經由安撫轉運提舉三司亦不為過既是罷行賑糶交量正米自有知通認數不惟安撫轉運提舉司無所干預其令佐市令官亦無交涉只合從本州保奏若是計錢立價頗關市道即合知通令佐市令官同共結罪事理明甚但既有錢米即合關本司同議賑濟具保明

一節却無干預既有上件節次指揮尚恐將來推賞之時官司別作沮難致得富室上戶未免疑惑亦乞明降

指揮照應施行

一乾道七年元降江西湖南賑濟後來紹熙四年因浙東江東淮南賑濟却令安撫轉運提舉司相度荒歉輕重申取朝廷指揮方得支撥即與元降指揮委官賑濟事體不同緣本路去朝廷遥遠又在江西湖南之外不特與浙東江東淮南地里相去隔絶兼自用兵之後連歲旱歉其本路州縣事體亦與乾道紹熙年間倉廩儲蓄大段不同若候諸司相度商議更取朝廷指揮然後

支撥則貧民重困恐不及事所有今年勸諭米價若不
及十萬石以上欲從本司相度一面權宜支撥却結罪
保明具申朝廷以憑出糴不為久例或積數稍多過十
萬石之外却合照應元降指揮申取朝廷指揮施行
一契勘元立賞格除無官人及有官人文臣立定格目
合行遵守外却緣用兵以来多有富室上户曽受宣撫
制置等司招募扞禦關隘防守城郭及與金人見陣収
復强敵已受一資兩資以至五資之人若使之便作有

官武臣委實不合格法若只作無官人一例推賞則下班祗應乃在進武副尉之上其餘守闕進勇副尉進勇副尉守闕進義副尉進義副尉等級不同亦難以全無分別若令許用磨勘格法則又遷轉不等與今來所立格目委有妨礙令以進武副尉二千貫計之則自守闕進勇副尉四轉而至進武副尉每資與減四百貫方合格法又以進義校尉三千貫計之則自進武副尉一轉而為下班祗應自下班祗應一轉而為進義校尉每資

與減五百貫方合格法令既官司全無事力多方招誘
只得比量等級使之相稱與見行格法別無衝改欲乞
朝廷處分特賜俯從庶幾可以及事
一契勘保明推賞不許當行人吏乞覓阻節許應賞人
陳告自有淳熙八年正月已降指揮及出米賑濟人户
交量數足不候賑濟了當便合保奏推賞自有淳熙八
年十二月指揮並無衝改令来更自本司相度欲不立
定錢米許從民便或以官會入納許自本司委所屬知

通收糴認數或以粳米黏米入納許自令佐知通市令

司結罪保明及令所在州軍知通椿管認數其諸處富

室上户般運裝載許令本司陳乞名保給據與免沿路

征稅亦參照開禧二年總領所已得指揮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乞賜明降指揮申嚴行下以憑遵守

施行

小貼子

照對本司事體已急日夜待報如蒙朝廷肯

賜矜從即乞徑自朝省或檢正都司取索看詳早賜畫

降免行下諸處取會勘當以至稽緩實一道生靈之幸也

條具賑濟申提舉司狀

準提舉使衙牒令講究措置救荒事件畫一供申令開具下項

一照對本縣豐熟年分及今年五六月間米價每升一十二文今來緣為旱傷米價至一十八文雖未為甚貴止緣百姓無甚蓄積及客旅少得通販致令米斛少得上市今來若便開常平義倉米賑糶尤恐客旅聞知不

肯興販前來欲乞行下本縣不候中審遇見壅遏即便隨宜變糶庶得臨期斟酌不致失事

一本縣常平義倉米若得趁早賑糶後來價錢便可於見錢放作糴本竊恐其地豐熟州縣向後米價亦貴難以補還契勘本縣有見管茶鹽錢一萬餘貫文椿管在庫目今未是起發時月欲乞行下許將上件茶鹽錢專委縣官一員拘収選差有家計可倚仗公人一面出外和糴仍許將見在常平義倉米通融糶糴庶幾未糴以

前先得賤價後來不致虧折
一本縣淳熙七年賑濟緣元承行人吏斷配別無案祖可以檢照今詢訪當來賑糶會分作十五場敦請寄居士人張將仕王司理楊解元等人及稅戶盛綬等監管今照得本縣五鄉十四都若每都置一場及縣郭賑濟兩場共一十八所敦請寄居士人稅戶監官謹依舊式其間更加訪問量從更改預期具咨目以禮致請至十月初一日以後請各人部領旋次般米下場候十月十

五日以後分日賑濟在縣坊郭及桐汭鄉用十六日昭
德鄉十七日臨湖鄉十八日宋通鄉十九日妙泉鄉二
十日每一次給併支五日候五日循環分日支散其米
逐時部領般取庶幾官司不測易以點檢不致紊雜
右謹具申提舉使衙伏乞照會施行
甲戌九月間傳聞盱眙軍得泗州關牒欲再行
交聘之禮擬作議狀
宋朝與大金通好每歲正旦生辰二使並無違闕緣近

來所遣使命值彼國邊鄙不寧不曾一一預期止住或有已過北界留下歲幣却行發回使命不容面投國書或有已至界首不即關報致使所發歲幣停留損壞兼

本朝兩次遣使即未得彼國遣使報謝違悞信誓不在

本朝令來若又併遣兩使費用如前萬一臨期又行止住實為不便合差下使命職位權於鎮江府揚州等處少待候彼國使命過界方許趲程前去庶幾和好平允不至牴牾萬一失期不來便即喚回使副收還歲幣牒

會泗州屢失信因依仍隸馬厲兵謹守邊陲以備不測固圍便合有出戰規撫出戰便合有追奔規撫追奔便合有擴地規撫有擴地規撫乃可固圍非謂便欲謀大所謂立其身於不敗之地也今人纔說規恢便謂與固圍立異非惟未可與言外治之策亦且未可與語內治之要

申趙觀堂仲昇推賞不盡狀

照對本軍管下漢川縣及漢陽縣界昨於去年十一月

以後被敵人侵犯無大軍守禦一時逐急措置令總首
趙觀防把漢川縣及名募敢勇党仲昇防把漢陽縣界
以至前去德安府孝感縣界見陣各蒙朝廷推賞止緣
立功之時本軍不敢張皇報捷恐有邀功之迹及事定
之後適當宣撫改除交承之際不曾保明申奏致將所
推賞格比之其他攻戰去處尚有未盡正慮本軍事力
微小向後難以使人令來具却蒙朝廷記録超進階官
若不控露情實却有貪功專利之罪須至申聞者

一趙觀元係漢川縣總首當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敵
人侵犯漢川之時知縣蔣廷英尚且逃走獨趙觀糾率
忠義拒守南河準宣撫使司借補承節郎差權漢川縣
簿尉至十二月初一日有番軍五百餘騎前來南河北
岸張掛番榜被趙觀領忠義人趕逐擁入新河斬到首
級準宣撫使司換授真命書填承節郎官告給付所有
十二月初一日以前立功並與推賞訖緣趙觀得賞之
後差人體探番軍事迹知得有應城縣人龔六教番軍

造船水戰被趙觀節次差人說誘舩戶縱火燒燬尚有
未盡舩隻又差忠義管幹人吳潤彭哲等前去水源故
汾港把截至二十三日夜果探得番軍撐駕舩大小二
十九隻自故汾港下水前來已到七里口二十四日到
楊春口至二十五日得吳潤彭哲糾率忠義前去趕逐
淹殺番賊二百餘人落水奪得番船五隻斫二首級捉
得水手一名其日風雪大作番軍水陸並進却別有番
軍三千餘人前來南河索戰其時有大軍統領馮政在

南河守禦令趙觀作先鋒同共出戰奪到番船二隻淹殺番賊二百餘人落水又乘勢上南河北岸與衆賊血戰至夜番賊退走將戰死番軍用馬駄載前去焚毀其趙觀於左臂上中箭至二十七日又有番軍一千餘騎又添二十餘隊在南河擺布索戰却於西寺澥採駕船三十餘隻番軍一千餘人欲渡南河被趙觀與馮政大軍迎敵射殺番賊五十餘人奪到紅頭坐船一隻及弓箭遮箭牌等其賊雖即退走仍舊在西寺澥稍泊至二

十九日夜又被趙觀差忠義同官兵等二更以後用小
船前去焚毀𤓰船二隻驚動𤓰賊發喊其趙觀亦擂鼓
發喊直至天曉至三十日再差募敢勇人潛入賊𤓰泊
船處發喊使𤓰船不能安迹至今年正月初一日又令
忠義等人於西寺澥焚毀𤓰賊大舡其賊敗散至初二
日其𤓰賊尚來廵綽又與趙觀所部忠義人相對射方
得走散其趙觀收拾𤓰賊餘船尚有一十七隻收拾得
𤓰賊遺下旂幟弓箭板牌等物及𤓰賊所焚毀首級九

顆馬頭八顆解赴軍前具申宣撫司及本軍照會其餘殺獲甚多緣是節次水戰趕殺下水不得首級本軍為宣撫司在近不敢徑申朝省却緣趙觀連戰之時係在前政宣撫薛端明陳待制任內及初二日成功之後初四五間節次申到却緣初五日正是宣撫改差不曾具功狀詳悉申聞朝省致得趙觀十二月下旬以後戰功及吳潤彭哲等勞績並不曾推賞今來本軍管下守禦官兵雖是去年新補官之人例得轉一官資比之趙觀

戰功事體不同本軍方與其申宣撫司保明又緣改除
不定竊慮防秋又近無以激勸準宣撫司先唱到隊下
長行人給得一資公據其趙覲吳潤彭哲三名却未推
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趙覲優與推賞其吳潤彭哲
等元係借補官資之人亦乞量與官資若朝廷以某人
微言輕未足取信即乞行下宣撫司取會便見不妄但
得早賜施行免使忠義沮氣
一兇仲昇元是本軍名募敢勇因收本軍草賊有功準

宣撫司節次借補保義郎差往漢陽縣淪河把守就令
前去德安府孝感縣管下土地河見陣趕逐出界其党
仲昇戰勝之後却中流矢墜馬身死後來宣撫司備奉
朝旨取會党仲昇等立功及陣亡將士姓名本軍曾具
申宣撫司已蒙備申朝省將党仲昇贈修武郎與一資
恩澤訖今年本軍參照得去年十一月北騎圍閉德安
府侵犯漢川之初未經土地河見陣之時一時諸軍不
問大軍忠義無不望風潰散未曾與敵人大戰自十二

月十一日党仲昇於土地河劫寨殺死蕃賊一千餘人驢馬不計數目又奪得蕃馬弓箭衣甲燒毀賊寨雖党仲昇已是陣亡其蕃賊尚自奔走出界後來官軍忠義軍方敢前去劫寨其後第功行賞凡党仲昇手下用命之人皆補真命党仲昇雖是借補官資却是宣撫司正將與其他入隊長行不同今蒙朝廷特恩超贈至修武郎已是越衆惟是一資恩澤比之唐鄧州隊下陣亡恩例尚自不及緣唐鄧州隊下將士陣亡恩例或與兩資

恩澤外更與一名守闕進義副尉或與一子父職名外
更與一名進勇副尉至以下長行贈承節郎方與一子
進勇副尉令土地河見陣別無將帥其党仲昇即是一
時主將與隊下將士事體不同已蒙朝廷特贈修武郎
訖至於身後恩澤尚似未稱伏念党仲昇陣亡之時年
方二十七歲母老妻弱失所依賴止有一子年方三歲
又有二女年未十歲却有二弟方及二十餘歲習於弓
馬有志事功令所得一資恩澤聞其家議定候其子長

成日承受待其成立尚在二十年間使其母老死不霑寸祿其妻守志歲月尚遠陣亡之家立見敗落無以激勸欲望朝廷更賜詳酌念党仲昇是土地河主將特與優異推恩更乞檢舉宣撫權司元備坐本軍所申照應施行

右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謄錄監生臣汪　麟